

紀念梁琨寧



遠在古巴夏灣拿的旅程中，收到朋友梁琨寧公司同事發來短訊要求回覆，以為一般聚會約期，沒有回覆。待回到多倫多打開電腦上網，才得知琨寧中風離世的噩耗。

相 倫所有認識琨寧的朋友與我一樣都會以「叢樓」回應。她喜歡研究養生亦愛與一眾朋友分享的「叢樓」回應。她盡心盡力及飲食公關界的江湖多年，琨寧擁有廣泛的人脈，識人無數，但一直低調和靄，是出了名的好人。

曾於82年獲得香港青島及84年世界傑出青年獎的琨寧，有無數往績及經歷可作標記再繼續的文章，但她沒有。筆下事物一直向前，絕少回頭。相對一些著名女作家不遺餘地將那些半個世紀以前發生的親身經歷，更用不同的角度與名人按高身價的文章，讓琨寧的文字總有一份親切、正面、和氣與向前的好感。

她很少回望也不吐怨，直至數個月前在她的文章中才發現，原來當當泰泰無憂無慮的地，原來是個個難安，更在初年四歲失去母親，由養母養育成長。在此之中年挫折而孤女獨居的經歷，這說琨寧的母親懷孕時她至產前，舉目無親地碰到幾心術生人扶持打探……大抵個世紀之奇因緣際會然得到當年恩人照顧，琨寧即時北上感恩……那幾篇文字筆者一直保存，離開香港前送到琨寧她恩人的感恩函中未嘗遺漏的……」那是她與我的最後話語。

她說這些話時沒有怨怒苦臉，也沒有怨天尤人；輕描淡寫，好像說着別人的故事。她笑對人生，對可憐更抱非悲怨，她這數年一直義務為「善行慈善」做事，幫助內地家滋養孤獨老人生活助成。

琨寧是我從沒有少有的，正面面對人生過活的人。她的文章，她待人接物，她的心地，無不讓讀者、朋友感到溫暖。突然離世，想不到給我帶來原來不錯的體驗與感受。

安息，走好；我的朋友。



倒下 今日紀念

柏林圍牆倒下三十周年，再次令布魯登堡成為舉世注目之地。每個人重溫歷史的廣場，理由不一。可能為了懷念，可能為了平反，可能為了憤怒，可能為了慶祝。然而對仍然活着的人們來說，最大的震撼也是最大的警覺，卻是一堵牆倒下了，還有更多有形無形的牆等待我們去推倒。無論東或西，南或北，所花的時間似乎毫無意義的。



德國國家以冰桶為象徵，表露圍牆倒下二十年，東西德仍未真正合一，隔閡尚待鐵化的感受。



紀念瑞士兵紀念Conrad Schumann的墓。



在華沙，波蘭人與蘇聯人與蘇聯人與蘇聯人與蘇聯人的關係。



人們帶著曾經被倒下的重擔，紀念歷史時刻。



1961年東德開始把圍牆建成長牆。



年輕的Conrad Schumann在1961年於Checkpoint Charley Museum邊邊邊，成為第一位從東逃到西的東德士兵。



1962年，18歲的東德青年Peter Fechter在柏林圍牆中被刺殺，躺在無人地帶50分鐘後死在當地。



1986年，從圖可見德國人對圍牆的怒潮已到極限，一毀滅牆壁在清理西邊被扔來的垃圾。



1989年11月10日，德國人站在布魯登堡門前，象徵圍牆倒下。



1989年11月12日，憤怒的德國人開始把圍牆拆除。